

登录号 177177  
函 / 册

辛亥年鑄

朝邑縣志例

志例後錄附

華原書院藏板

朝邑志例一卷

序

國有史。省郡州縣有志。由來舊矣。而志卽爲史之所本。事求其實。文取其簡。厥體本一。要以紀典物而寓勸懲。不足載者。當盡削之。聖教所在。自固可知也。史首推馬班。其中謬於聖人者。姑無論。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作春秋。卽筆削魯史。爾馬遷直推秦以上。至黃帝。旣不免妄添。又有岐出之惑。班氏因史記襲其文。亦有異同。此皆何爲其然。後此作史。非其人。以私意去取。皆當有穢史之譏。至紀怪異。紀

朝邑志例

一卷序

一

靈徵仙釋。非害道。亦於世無補。世日降而浮僞著。述其一端也。史如是。志可知矣。以朝邑志論。五泉志。文學史。記其高簡明。以來推爲一代巨筆。近作志者。每一事繁稱博引。矜考據之精。以此爲不能詳備。非志體。予謂此真志體。而彼非也。言雖多。亦未必詳備。况又不免悞曷若定一。是之爲得。吾見有人深服五泉志。遠在武功。康志之上。然猶嫌其中有直錄史文。因節汰積字。刊刻以傳者矣。河汀志。論斷有識。文筆古奧。寔有得於班掾故家。河濱王漁。洋皆欽道之。而旣續五泉。尙有複出。亦不無遺漏舛謬甚矣。志之

難亦如史也。三長不備，兼無董狐之直，史不可任。志烏可任哉？往者省志、郡志，上官皆有意委修。朝邑志又屢言之，予皆謝不敢職。此故也。雖然，邑志非可久闕無已，則言其例以俟後而已。五泉、河汀志後有王志、朱志，例不可繼。兩志顧廢之，亦不敢則第畧辨其是非，補其佚逸於例中。其新志者，卽接前志可耳。例凡十：曰建置，曰設官，曰秩祀，曰田賦，曰風化，曰兵防，曰河防，曰人物，曰義行，曰藝文。蓋參史法以爲志法，而不盡如舊例固吾之例也。生平有作不肯自襲，何能襲人而亦豈必人之襲已？惟徵典物而寓勸懲，此例千古不能易。苟得其人，則一志之作裨益於吾邑者無窮。使五泉、河汀不得專美於前，固吾今日之所望矣。

桐閣李元春

朝邑志例

一卷 序

二

建置

朝邑以朝坂名。朝音朝夕之朝。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西界同州。北有鐵鑱山。東有黃河。南有渭水。洛水在中。西北自同州來。東南流。本入渭。有時徑入河。舊志以爲漆沮皆非也。洛源出定邊。由子午嶺。東與沮合。出嶺復分。禹貢言漆沮不言洛。以此予嘗有辨。見後。縣在洛水北。依高原。本莘原。莘訛爲華。自此北漸高。上卽鐵鑱山。東與郃陽隣。西與澄城隣。縣城北迤而東。皆黃河灘。朝日映坂。晃煇可觀。縣名始春秋。秦獲大荔戎。築高華原。以臨晉。西漢因設臨

朝邑志例

一卷

建置

一

晉縣。班固以爲芮鄉。蓋芮伯萬出居之所。非河東芮城。古芮國也。故城當卽在馮翊東。舊云在馮翊西南。非予村東北沙苑。有臨晉令王林之墓。傍有村。亦以令名。據此。後漢及晉臨晉宜在馮翊東南。要非河東之臨晉也。北魏有南五泉縣。在今縣北。西魏改今縣。地卽今處。然城舊半在西原。後乃盡移原下。見五泉志。河汀以爲賊至。据高窺下。見我虛實。予謂邑係由西安至京北道之要。衝治不忘亂。河汀言是也。往者黃河大溢。自北來。突越縣城東半。居民盡沒於水。今猶虛無人烟。是又有兩患焉。城以衛民。邑城有

患闔境不得安。形家言何足信。宜截去受水之半。移西原以復舊址。民始獲安。改置一要事也。試院謝氏建在東門內。予初言建西原爲久計。今宜移。馬神廟在南北路。東關廟在左。俱宜移。卽築城於此。餘可如故。以朝坂曲庇其外。不當水衝也。偶有急。試院固可作官寓矣。祠宇非應祭之神。皆應廢。古蹟墳墓疑非真。或非甚著者。亦可並削。

官氏

有一縣卽設一縣之官。天下之縣治則天下治。故一縣之設官爲要。設官有常制。選官爲難。官欲得其人。亦視其地。此固關一縣之福矣。朝邑始有令。有丞。有簿。今但有捕廳。水利廳。本府設在大慶關。今借寓邑城。非舊有。兩儒學令。治民儒學教士。大概如他縣。而爲官者。多以朝邑爲美。缺有美缺之名。則非邑之福也。然世有循吏。豈問缺乎。特在今日未易得耳。予嘗作爲令。難論以爲其難者。有八焉。曰。到任難。事上難。馭下難。賦役難。理教化難。治訟獄難。平災

朝邑志例

一卷

官氏

三

旱難。恤盜賊難。除到任難。惟自苦約耳。事上難。謹慎以奉之。積誠以感之耳。馭下難。悉心以察之。親民以辨之耳。若夫賦役之難。旣自苦約。不任在上之苛求。不致在下之盜竊。自可取之有制。卽不盡如古。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已亦自減一分之罪。教化雖難。身帥之勤。諭之嚴。懲之因。俗爲禮諒。亦無不從也。平獄訟。無他可息者。諭之使息。否則判以情理。讞以律例。當嚴則嚴。當寬則寬。不自受賕。而又不信胥役。不淹聽斷。斯爲得之。恤災旱。無他。緩催科。發倉廩。散貸平糶。實心救援。諸弊自絕。而酌行古人之法。

其中惟勸捐爲尤善周禮安富意正爲此而保甲則治盜賊之善法治盜賊卽治咽喉惟患民間不實心奉行則法雖存而實亡爲令者能盡心糾督盜賊雖難除而無不可除亦如于青天之於魚鳧矣令又何難爲哉其難焉者吾直以爲非令也博士倚席不講但責禮於諸生其負職猶之令也舊志紀官師凡歷任者皆紀吾謂志與史不盡同史傳兼記善惡而志專記其善果循良有裨於縣者則書之否則削之不存其名此卽勸懲之意也夫

秩祀

治民事神學而仕者兩事固其大端事神亦爲民也子不語神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天地山川社稷五祀莫不有神人死爲鬼聰明正直卽爲神古者人神通後世未嘗不然特其通也非理則邪也非神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解此者言之大高反非實神之屈伸往來皆實理其與人感通也亦然其能爲禍福也亦然佛道家以禍福恐人天堂地獄尸解幻化之事以此愚人神不應人亦不信卽所祀之神可以見人心焉世所立神祠一村

朝邑志例

一卷

秩祀

五

不知幾處合天下論殆難數計有日墮無日損多愚民自以意爲相沿成俗其來已久大抵寺觀爲多有極僭者庶人而立天帝之廟矣有無其神而祠祀累世本邪妄之書或得之優場一猴孫謂之大聖廟宇輝煌歲醮費金錢無算不知其謬也又嘗見村有家貲日益者遂立財神廟自廟立貲竟日衰久之廟爲渭水漂沒神像僅餘一椽覆一草笠忽有倡重修者工竣演劇收募虔祭數日如神復來真可笑也予少作毀天下寺觀議又作毀天下一切淫祀議見者咋舌然此事前代皆嘗爲之北魏無論狄梁公柴

世宗豈皆不知而作乎世宗碎銅佛像鑄錢或諫之世宗曰使佛在苟利民尙將捨身况銅像耶此雖戲言正曉俗至論也志於設官後列秩祀一條以凡官到任謁廟拜神爲先祀曰秩自祀其可祀者否則遠之此固重民事正人心之一大機矣

朝邑志例

一卷

秩祀

六

田賦

有田則有賦朝邑無可恒耕之膏壤五泉志言之然民有田卽皆本業爲上者爲清疆界則不爭勤勸課則不惰不爭然後得安於隴畝不惰然後望裕於收穫今日不井授民得自相賣買各自定灰畔官又爲印契亦清釐法也然灰有時失有時偷改契以浮稅而反多不印官不通查印亦不足憑以是田土之訟愈滋其近水之田多有侵蝕尤易滋弊予向稟官更定予村濱渭田灘簿此固可均行之事也此事不行勸課又何問焉賦有正有雜正賦三粟米

朝邑志例

一卷

田賦

七

布帛力役古用一緩二唐行租庸調猶其遺自兩稅法行三者乃合爲一納米折色亦各不同顧非甚暴虐之君世當承平田不加糧征於上者民初不病其重藉加耗遂征無藝而官吏之所得幾半朝廷矣本朝陳文貞公曰不取加耗卽爲循吏足見加耗不當取亦可不取而取此者皆若萬不容已何也地丁合一田賦有加耗是丁賦亦有加耗外此宜更無力征而征猶不免則並宋雇役差役而行之雇役以應他役差役以應兵役朝廷本皆不累民而官吏一取之於民最甚者莫如吾邑之坐運歲無一役

而虛耗錢每歲萬餘緡誰實作備而貽此害予久欲去之而不能安得有力者使吾民幸再生哉雜稅以濟賦非正賦也三代以後本多無名而浮取反不啻如正賦又何以責民之規避至若儲蓄原出於賦以備賑民之不足乃亦藉此取求以屢谿壑救民者俱成害民之端反不如無儲蓄之爲愈人誰無良往者予不恤罪戾懇恩上憲欲祛此弊實見桑梓之苦此心不能自己意謂弊卽不能盡除庶幾少甦民命萬一見允亦使天下知有人尙敢言此也事後遺論在人而私衷固可對天作此例不禁及之其邑田

朝邑志例

一卷

田賦

八

之實數邑賦之解額前志具在或以時變通俟後人詳參焉土產果木藥草蔬菜無他珍奇貢賦之物前志亦有可不載

風化

風俗在下教化在上風俗因教化而成教化亦因風俗而施移風易俗敷教化於家給人足之後豈不在良有司乎風俗之無甚關係者可誌亦可不誌大抵事不能齊不過奢儉兩端過奢則侈過儉則陋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子曰與其奢也寧儉也奢之人多而犯儉之人少自古然矣予欲治天下以儉非鄙陋之儉也奢儉皆在以禮化之耳德禮教化之本也教化有二事曰教民教士教民本朝之聖諭廣訓爲最善教士儒學而外又有書院其所以

朝邑志例

一卷 風化

九

爲士計者亦周矣惜乎儒學爲虛設而書院又徒供奔競之士遊食之資也民之爲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士不講聖賢專驚榮名已不足爲士况趨利欲逐狎邪爲鬼爲蜮亦非復人類又何以責民故正士風乃正民風之本也予倡邑人爲文會名之曰同義非止欲會文也義本仁而範以禮士誠學修品立即可以化鄉人雖不盡化時時以禮示之民未有不知者此吾所望於同志之君子而尤冀宰吾邑者之能主其上因俗而爲教固易事也其俗之得失相沿有素可見而知無俟明著

兵防

唐虞兵刑合一兵刑者所以馭世而輔風化之不及者也  
刑期無刑不輕用亦不輕弛古人慎之又慎而兵尤甚黷  
武聖人所戒然承平之世忘亂而弛兵未嘗非聖人所憂  
也國家立法鮮有不善亦鮮有不周患用之不得其人耳  
文武一也知有身而不知有民百端厚斂以自肥遂至壞  
法亂紀忘國並至忘身文臣之弊大概如此知有已而不  
知有士多方刻扣以自益不恤滅兵弛操失律何怪失已  
武官之弊大概如此是雖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不惟緩急

朝邑志例

一卷

兵防

十

不可恃而臨用又將害民生意外之變甚矣兵防不可不  
講於平日也朝邑舊係要衝由黃河渡兵爲問道之計者  
古今厯有明徵今止潼關外委一員領兵四十名駐札似  
乎大輕然以去潼近有故亦可牽制但使本兵之數不缺  
而復以時練習四十人未始不可率之以懼敵如魯國三  
踊幕庭之私徒吾又以練民兵之法猶是古者兵民合一  
之遺管子內政寄軍令之事 國家用兵屢以此制勝此  
固可以通行者亦賢司牧所當知也

河防

河在吾邑大防也河爲邑防而邑之防河尤不可以不知人情狃於目前而不慮後患遂至被大災者河旁之人爲甚往吾至中州歷河隄水減有廬隄上者有處隄內者隄外附隄之縣治亦不一宿其中濤聲彌日夜聞之真可懼而居民安焉亡何其地竟爲洲渚矣吾向私以爲恐非過也吾邑河東循雷首蒲坂西循朝坂皆其所能至舊東鄉村落尙多富民今以河皆西徙處高邑城中東半猶然滄海桑田時之變遷無常何怪其然趙渡一帶邑最富鄉前海桑田時之變遷無常何怪其然

朝邑志例

一卷

河防

士

河浸市鎮某藩伯倡謀開河走水非策也耗財擾民卒無功吾以爲邑河別無防法惟以避之者防之耳然狃目前之安者終難以口舌爭吾向欲移邑城又嘗語方遭河害友朋爲一勞永逸之計固有聽有不聽也豈惟大河洛渭小河也三河並溢大河且阻兩河而助其虐洛小於渭害亦較小吾處渭濱田中禾稼之被浸常也見有室屋屢移而終無所栖者矣報災 朝廷則有賑恤之令顧民被恤而實不蒙恤反有匿災不報者此其情可憐也此其故當思也因此吾竊有感於東南之河工思已溺已飢之禹稷

不置矣

朝邑志例

一卷

河防

十一

人物

邑志人物爲重其異於史者史傳善惡皆記志載一邑之人物但記其善耳然勸懲卽在此一邑中有親好有畏惡尤易私而不公予之不敢以操筆爲任亦爲是也使是非一失其實尙可以爲志哉夫志正與史同穢史貽譏千古人皆知之有南董之直亦孰得而奪之世有升降人不盡分今昔固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以舊志言五泉河江皆偉人其所存錄當無不可信後志本河濱舊稿今盡掩其名而中亦有缺悞朱志則多未敢以爲信然使予復斥

朝邑志例

一卷

人物

三

之又何敢就其中叙錄顯乖者故論之韓邦靖邦奇弟也叙於前已失次而其父紹宗何以寘之甚後程珏範父也叙之亦後於範其叙楊時禮全錄河江舊文并不知爲何人語此悞之大者由不細檢自可改換以正其謬他世次倒亂分類繁多重出佚失又多取現在人人志吾以爲皆非其例亦難盡以已律但旣曰人物自科貢外凡忠臣志士孝友隱逸皆在其中矣卽列女果巾幗而丈夫者未始不可類志也但非確有可傳皆當虛簡毋濫耳孝子一條尤宜慎之罔極難報非關死生大節孝何足言向有舉予

孝行者予以死辭爲此廬墓割股事近名而非禮明初例  
不予旌而其後多志之亦廣孝道也然廬墓猶可割股更  
非又以尙考据故複者愈多惟後補新會王文成破宸濠  
之徐璉爲當

朝邑志例

一卷

人物

齒